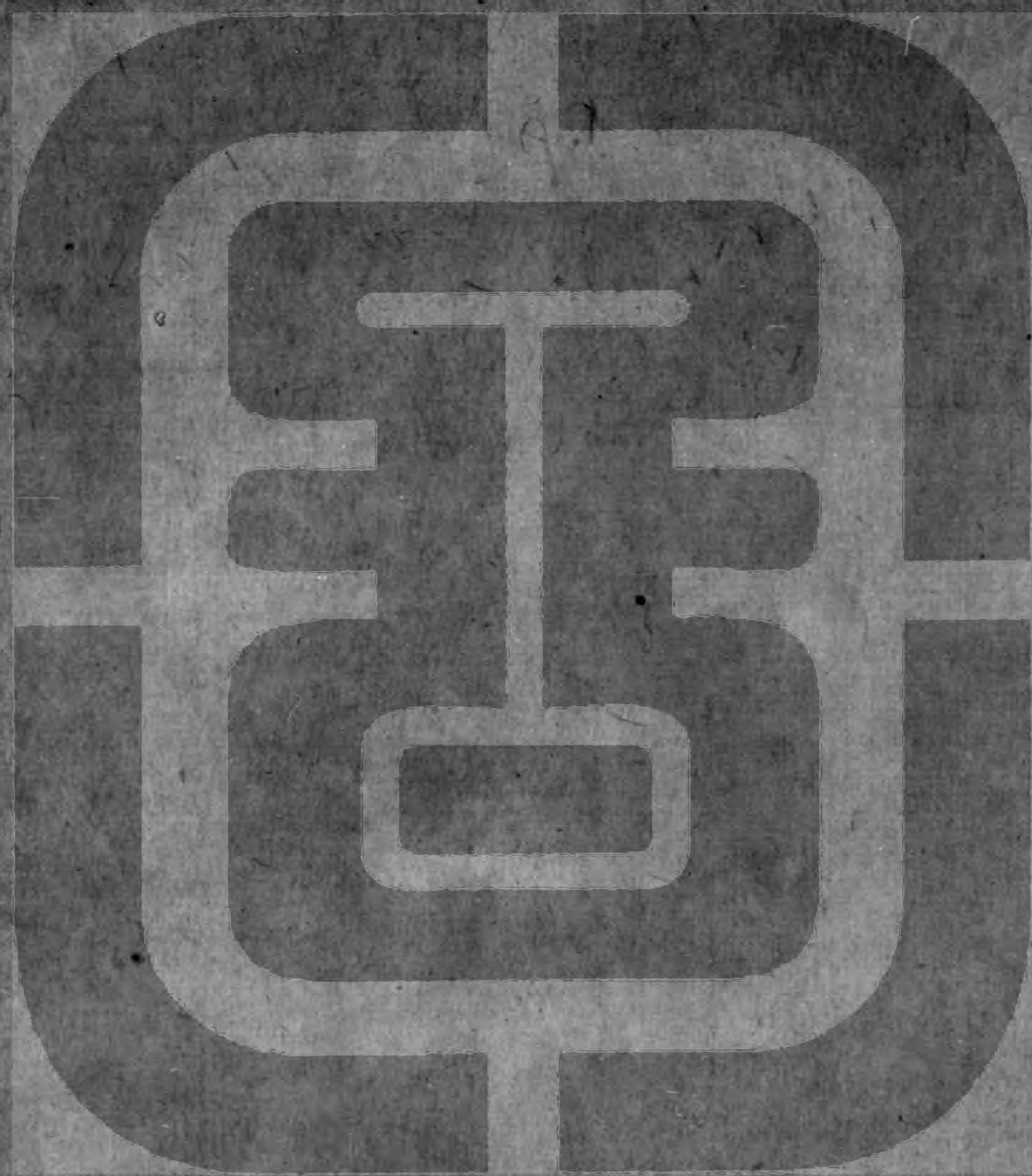


石園全集



石園全集卷第二十三

灌研齋文藁一

司馬李先生古文雜著數百篇藏之不示人次君孝廉維饒懼久而逸也刻行於世是爲灌研齋集記曰君子行有枝葉言無枝葉非獨尚質也蓋不徒以文也先生之文以其鄉歐陽公爲法不務棘其辭而紆徐條達讀之使人欣感可謂懷文抱質者矣當王文成撫虔時以道學鳴江西吉州士大夫稱最盛先生曾大父株山公嘗與羅念菴王龍谿諸公往返論學及先生以鄒忠介公爲之師忠肅公爲從大父所爲切劘於學者積有歲年又自行人銓曹以躋九列與名公卿交遊議論相上

下先朝之掌故四方之山川風物前賢故老之嘉言善行多日記而心識之余間造先生輒坐語終日不能去及余講學青原白鷺間先生至自南州辨論折衷慨然謂先賢盛事賴今以不絕嗚呼道之中衰久矣余何敢望前賢得一二薦紳先生老成負偉望者為之稱引舊聞使後生小子相與嘆興不可謂無助而是時吉水凋弊土滿賦逋為長吏病先生以父母之國求所為安全者以百計往往言之齋咨涕洟仁人君子之用心固如是也先生雅愛山水既高卧不出則治小園于宅之西偏與朱夫人賦詩相屬次君孝廉又善文辭不出戶庭而有巖壑之觀近在房幃而兼師友之樂先生以是全其天矣宜其言之優優而自適歟余數過園亭為永日之遊輒援筆而序之先是嘗得古研如黃玉識者寶之以為灌嬰廟瓦故以名齋其詩有石園集及與夫人倡和者另為集若干卷康熙己酉仲春宛陵後學施閏章書于東湖客舍

昔蘇文忠八歲時因鄉先生言即知韓范富歐陽四公為人傑迨後因歐陽以識韓富而不及見范文正公為恨既廼交其子彛叟德孺因得敘其文章以自託於門下士之末蓋其信之之專服之之至自有不可解於心者豈徒以其容貌祿位之遠過人也哉祇謨自九歲時隨先大父憲副公官豫章常屈指生平所慕服曰小

子識之如吉州谷邨三李公者皆當世人傑也蓋先公與冢宰晦菴公同舉進士俱出廷尉周公之門起家為錢塘令則總憲忠肅公又以直指使者為舉主而今少司馬公於忠肅公為從孫冢宰公為從叔故先公知李氏德業為詳不意三十年來謨始得拜司馬公於牀下且與公子維饒孝廉為友每過從石園中漏不數下不止公時時為道先世交誼更以余小子為可教徐出所撰著文藁命之論擇曰子其為我序之謨思宋人之文所最表著者莫如歐陽曾王及三蘇氏然臨川之文嚴鷲其言峻南豐之文質易其言緩而蘇氏為文則又時近於縱橫捭闔之學若其和平正大令人可敬而親之

者唯歐陽公為獨得其純故其終身出處名實之際多可取則有非諸公所能盡得者歟至范文正公之為文未嘗有意如諸公所為而蘇公以為是出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若饑渴之於飲食故雖率然而作天下皆信其誠而師尊之論文而務本於誠雖世之盡力於文字者往往有所不能及此又蘇公所以低回歎息而以不及見為恨者歟今司馬公既生於歐陽之鄉而名望又與范公相似蓋自銓曹以陟卿貳凡生平之正學大業偉識宏度其所為脩於身與施於事者天下後世之人固已共信而服之有不待文章而後顯者即以文章論之無不根柢經術抑末揚本而雄偉光明之氣出入變

化之材雖片言單簡一以仁孝理學為歸固有其生之於心而應之於手者公蓋如其誠之所欲言而天下亦共見其言之必出於誠也此非歐陽范公之所以為文者乎獨是蘇公以八歲而知敬愛范公祇謨亦九歲而知敬愛公且以公之一門俱屬累世通門之雅而又因公之子以見知於公時時誦習其文章雖自恨其迂愚不肖不能以姓名蚤達於時竊比蘇公之萬一而顧親識公面且許附數言於文字之末是得見蘇公之所不得見矣又何其幸也若夫忠肅冢宰之事業文章不下於宋四公恨謨當幼穉時未及因先公以請從游茲得侍公父子間尚當請二公之家集取而伏讀之并附數言於後豈不益快疇昔執鞭之願也哉康熙戊申仲春毘陵後學鄒祇謨撰

序七首

重刻本草綱目序

余流覽載籍至方技所傳如內經靈樞金匱玉函與夫桐君雷公之所著錄皆散逸漫漶獨本草一書昭垂千百世歷秦火不劫未嘗不深歎古先聖人博物明理為生民立命仁治之心蓋不朽云書昉于黃農以五行主運以三品析藥而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以定數後之君子益以圖象詳其義類旁證于經史百家綱舉目張而其道大備然刻之而行則自余江右始也兵燹之後

版付燼灰毋論江鄉以不得是書為憾天下人欲得是書而食其利者惴惴慮其湮沒與內經諸書等而我大中丞溫如張公則取而精其校讎付之梓以傳嗟乎此其心何心哉蓋所謂博物明理仁治生民亦猶行古之道也神農之言曰上醫養命中醫養性夫三代而後以至今日民生之不安其性命之常者亦多故矣起視江右地瘠而民勞兵戈之餘荆棘叢生加以水火盜賊之莫測征科用緩之弗調稷昔旱潦之游臻而沓至皆足以召盭干和而為民病虛中弛扁邪陰蘊伏剔則精銷殆乃滋孽蓋岌岌焉而公之治我江右也既兩年于茲矣凡黎庶之疾苦皆引為切身之痼瘵豈不曰惟茲江

土 聖天子重以簡書畀之拊循而且褒功晉爵有加亦惟是數十百萬生靈實托命焉故有一不從民生起見者不以居心有一不為民生襲祉者不以敷政於是為蠲恤為釐革為寬貸為營建銷兵氣于日月闢文運于風雲捐賑以補造化之憾禱祀以來鬼神之聽故事可專制罔遺餘力機非在我則連章累牘委曲肫懇與殘子爭此旦夕之命必得請而後已民習嘉義物無害生時無逆數舉一切奏議告檄可以成康樂和親之書矣又必取此方技家言亟亟焉布之此其心何心哉亦曰民生不安其性命之常政可旁通法無右過陰陽寒暑難必者天而且耳目飲食以益其毒淫而且哀樂喜

怒以戕其液絡而且思慮營爲以傷其神謀金石艸木
可以生天下者即可以殺天下彼古先聖人所爲一日
而嘗七十毒甚則解肌結筋揲荒爪幕必於死法中而
致之生其心可師其法具在儻不急爲流傳設民不幸
而爲二豎所侵六賊所虐乃卒然委之庸醫不可託之
區其能成三折而效一七者誰哉此公汲汲刊是書以
行意也雖然論醫於上古則立象而意盡論醫於末世
則泥器而法窮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抑嘗讀物理論
曰夫醫者非仁愛不敢託也非聰明理達不可任也非
廉潔淳良不可信也知此則任人行政道寧外是周禮
醫之職有五隸於天官冢宰厥旨微哉舉斯心加諸彼
古先聖人仁治之道不于公見其大端乎謹序

春浮園集序

丁酉之仲秋予將還里門道白下適蕭子孟昉輯其先
太常伯玉先生謨述授之剞劂氏屬予敘之曰太常之
志也予展卷三歎曰予今日何能敘吾伯玉之文哉予
今日又何忍不敘吾伯玉之文哉夫人不能無情衰老
而思少壯睹記熟于目前而況數十年相爲俯仰之人
乎伯玉自爲諸生以及宦遊家食征車道路間靡不同
也滄桑而後予埽一營丘墓而伯玉往矣園林草木與
昔所經遊之地髣髴劫灰戰瓦中誰實爲之能不悲哉
伯玉負宿慧眼光刻意與世落寞於古人亦不輕許獨

與予睚就每上下古今鑑衡人物多與予合而中懷慷慨兼兩晉東漢之風私嘗謂伎巧之能名義之矜二者皆能流而爲俗讀書非學道即飲食知味吾見其難矧與之論文章得失之故乎故人世之俗至伯玉一空月明冰化人莫識其所以然也伯玉藏書萬卷誦讀幾遍而惜墨如金未嘗輒下一字以故著述精而不博然尤洗心浮屠家言間有詮釋即古德無以過余雖老尚能爲伯玉傳之至兩介弟子所朝夕皆先後死而獨畱此殘卷以待後之人後之人如孟昉者卒能爲傳伯玉于不朽詎非賢子弟也哉

蕭氏世集序

往讀予同年蕭伯玉園記有谿影入簾春雨足句爲楊文貞贈其先大宗伯雪崖公者取以名園始知有宗伯又因宗伯而知其祖正固先生蓋欲師其人于千載之上焉特以文辭不少概見爲憾今觀孟昉所輯兩先生遺藁文章事業後先輝映抑何蕭氏之多君子哉伯玉言語妙天下其淵源家學固有所自而孟昉述祖德而彰世澤意念深矣雖然是舉也在伯玉當日豈不皇皇求之夫亦曰梭羅未廣必待其全而後傳也夫天下何事不墮于求全姑待之兩念求其全而半已失待之它日而已失之當前矣曾記余與伯玉晉卿盱衡上下揚扝古今思盡得吾鄉先輩嘉言善行彙而成書爲吉州

文獻爾時天下無事藏書之家不乏徧為物色即殘篇斷簡在所弗遺然猶存乎見少安知其後之兵燹頻仍盡舉而歸之一炬不能存什一于千百乎是可歎也向使予三人者就其所有相與排纂如孟昉今日之不求全而無姑待以垂來茲亦何至徒深今昔之感哉嗟乎斯文未墜光岳猶靈祕枕中而藏名山當未盡湮沒凡為子若孫者能各珍其先世之手澤以俟好古者旁求博採後之君子豈無心予三人之心者乎予老矣有志弗逮因書以望之同志

陶菴雜記序

予鄉自歐公歸田于役諸記後數百年來踵事增華無如吾友蕭奉常清逸簡貴落筆皆韻真案頭不可無之書今又得次公陶菴雜記讀之次公為奉常仲氏襲累世都郁時大江以西稱樂土士大夫家子弟韶令者觥籌交錯與會標舉不失為烏衣名流足矣乃蒙首結趺遐思天際仰屋梁而親較讎次公不大有異于人者乎然此特舉世之所以知次公而非予之所以知次公也次公孝友天植沈深多智略有大度奉常雖家食口不言錢而憫時疵俗不無時露于眉睫次公靜思動酬隨事敏給每以袁了凡功過格自課日必行一二利濟事乃已以故竟次公之世其鄉族無凍餒無溺女者即下如畀田院乞兒靡不饜其欲而遂其性此其心為何心

哉若此者疑其為善孳孳讀書不暇何暇著述而次公不爾筠簾綈几焚香危坐取古今人嘉言善行彼已勘量如披沙如析律不徒言之且力行之又念其異時子若孫或弗則弗倣也盡舉而登之方幅不少遺非識周干身者能之乎然猶可曰片晷之暇人或能也竺國之典南北宗之錄消融凝滓獨標殊勝有黃面瞿曇多劫未覲者而次公契之心運之腕不落窠臼不植根柢非秉願再來得教乘滋茂者其能之乎予反覆是書竊以為次公生人之樂備矣以伯玉為之兄季公為之弟宗伯而上正固先生為名高曾茂遠詒孟孟昉小翮輩為賢子姪湛深內典如寒雲憲副為之舅弘覽博物如子將長蘅秀房堯臣為之遠近友龍坪般若祥符匡廬諸大刹名宿為之方外靜侶水邊林下好風徐來名果佳葩汲月煮茗次公即不為書亦不可得雖同伯道之悼而名畱天壤宜孟昉之為撫歎涕淚而必壽之梓以傳也予衰頹久每憶昔日謝銓歸櫂春浮看雲撫松弄潺湲而湔杯罍正次公搦管腐毫時曾幾何而墓門宿艸予乃為定其文憶北地詩田園樹大身先葬書畫樓成晝不開不勝黃公酒壚之感予何能已于一言其陶菴則次公婆婆娑偃息論述之所劉晉卿所謂兄弟共為園者是也

孫何知大令遺稿序

當崇禎癸未武昌有獻逆之難舊松陽令孫公鵬舉死之最烈相傳爲經略熊芝岡先生老友然未詳其人也越十餘年丙申余遊虔州晤吳子峻季於嵯峨寺不棄余之耄數相過間抵掌經略往事因及松陽令峻季曰此予外舅孫公何知也因出其哭經略詩文及陵變十章予讀之嗟乎何知于君臣朋友間可謂痛切而篤摯矣逆獻發難焚及陵園而禍烈于鄂渚事在數閱月後何知一一燭照而數計之有若詩識至其哀切於經略先生者一字一淚令人不忍再讀憶先君薄宦上谷在甲辰乙巳間正先生司李時聲望赫然先君荷知遇殊深余小子髮未覆額先生一見期以遠大後數年乙

卯余舉于鄉由楚入燕謁先生于黃鶴樓畔先生喜動顏色爲言文章經濟之大端余服膺不敢忘又數年壬戌余幸售南宮則先生再起而以黨論下請室余觀政刑部得周旋患難中未幾假歸先生寄先大人詩冊媿媿數百言猶記書牘中有今日令郎能爲老兄完歲寒事語先大人讀未終涕泗交頤及余以使署于役報命而先生已罹西市之慘矣嗟乎尚忍言哉夫經撫不和爲封疆死則死之乃不以封疆而以門戶以貂璫夜半片紙白日晝昏頸血上濺于天先生之目爲不瞑矣嗟乎楚殺子玉識者謂晉再勝而楚再敗也使濟河之役必棄孟明何以終霸西戎哉此余所以讀何知遺稿太

息流涕而弗能已也。峻季言何知集最多，此其未刻者，可以知其概矣。峻季之尊公磊石先生，與經略同難，其不忍沒此者於忠孝之誼，其無媿也夫。

尊拙齋詩集序

今天下靡不知有芝麓先生，其願交先生，讀其詩而序之以傳者，幾徧寓內。余固非能知詩者，即疇昔追隨交戟之下，瀝肝腸而共晨夕，相與閱歷，否泰升沈之會，揚扨古今治亂之際，亦未嘗數數與先生言詩。茲何以觀尊拙集而愾然有所感也。余老矣，回憶三十年中風雨晦明，出處離合，當患難時，幾不知身世置於何所，而猶得徜徉於山巔水涯，雲煙雖隔，寤寐匪遙，不能不動念於先生之至情，有以中於人者，深也。夫情不至者，必不可為詩，亦必不能為必傳之詩。古三百篇，皆忠臣孝子勞人羈士感憤而作，其為性情，殆何如耶？試取先生之詩讀之，道照機先，思超繫表，於君臣父子夫婦朋友間，見其纏緜篤摯，一篇有之一句，有之一字，有之根柢，性情觸景成詠，真可頡頏古人。今先生且躡夔龍之武紀，太常之績，鳴簫韶而矢卷阿，郊廟讌享，贈答賡和，颯颯乎盛世之音矣。又寧知當日淒惋淋漓，有如斯者乎？嗟乎，讀少陵詩不在入夔，以後讀子瞻詩，求之過嶺，以前則讀先生之詩，而不於世變江河運會轉移之際，遇非屈宋交，非蘇李，但覺有溫厚和平之氣，而不深惟其

石園全集卷二十三
用意之誠何以知其人而論其世哉王子青蓮介胄而
敦詩書且能服膺先生與陳子伯璣取尊拙堂集續梓
西江夫亦使學士大夫以及窮山僻谷從事聲歌者知
詩派依然山谷瓣香猶在南豐庶足以窺先生之大而
增匡山蠡水之高深然才如先生頃刻千萬言又將與
日俱新茲豈足盡先生之詩而先生固不盡于詩也

王阮亭紀年詩序

往余流寓安平每過邗上輒同二三故老登平山堂相
與酌六一泉而去慨然歎古今人不相及也余鄉歐文
忠繼昌黎文起八代乃爲黨論所忌出知揚州宜若不
習于吏治者即不然憂讒畏譏如不終日而治尚寬簡

民俗熙然以其暇建茲堂于蜀岡之上攜客命妓飲酒
賦詩不害爲政無損于天下之望歷北宋至今傳者寥
寥獨文忠之流風餘韻誦說不衰嗟乎吏亦安能俗人
哉旣余歸豫章東閣梅花竹西歌吹時勞夢寐顧安得
才人領山水之邦庶幾勝槩不委諸艸莽也越五載以
送兒子計偕重過蕪城覺江山風月氣色一新蓋濟南
王貽上司李茲土未幾君之題咏已遍于大江南北諸
名勝矣自廬陵以來五百年始見濟南增華競爽豈偶
然哉輓近宦學飾取名譽鄙辭賦為不急之務間有作
者又或才非兼長內多異嗜君本洪族少掇巍科學海
之稱冠冕鄒魯其地望已尊且為治類歐陽不為苛急

煩碎故得專意于文史日課數詩無妨案牘門如市心如水發爲詞采皎然有冰雪之姿海內英彥從君者不啻鳥之歸鳳一倡和而千人自廢則貽上之繼永叔而拭江山之塵霾振風雅之聲教者又豈偶然哉予與君有累世通家之好讀君近作愴怳如對古人頓罷疇昔之感焉雖然予吉人也稱引六一不逾其鄉則亦以君立談間惓惓於予鄉先輩知其意之所存者遠矣故爲附一言於簡末若夫君之詩名卓越一代陶冶今古獨抒新裁與兄西樵國博賡和世以瑯琊二美方之則有諸名公序言在茲不具論也

石園全集卷第二十三

石園全集卷第二十四

灌研齋文藁二

序九首

重修雩都縣志序

余昔與長山李五絃宮保同官司馬每公暇輒集兩家子弟聚晤一堂文酒之餘相與共商天下國家之故因言禹貢職方氏記載九州甚悉周以大司徒掌天下輿圖而職方則隸司馬蓋計國富莫如數馬以對而筦樞者輒相需爲用此版籍輿圖之所從歸以重強國之本焉諸子弟從旁志之今在公明府懽然覺有當于中者蓋宮保之猶子也嗣余解組歸田在公謁選得余鄉虔

之雩都令雩都巖邑也君受事以來凡所爲潔以持已嚴以御下衣食以厚民之生教化以淑民之德平訟獄均賦斂慮無不當上下之意而其最著者則邑有大盜嘯聚山澤爲數邑害君始之羈縻旣即勦蕩不難躬親矢石與武臣共底厥績都御史竒其才屢首薦牘而雩都于是稱樂國矣辛丑秋余偶有先民之懷扁舟而上至其邑訪羅文恭先生羅田巖遺蹟得與君握手道故邑孝廉易子去浮梅子子鶴杖屨相從望古遥矚見其山高而水深漢將軍之故壘已杳不可尋而先賢往哲之流風佚事間有存于寒巖古洞間急取其舊志讀之而闕略不可考者固已多矣以語君曰此固茂宰事也

君唯唯曰志之不修七十餘年其可考者昔人已詳之所當續者則繇萬曆甲午以至今日後人之事也敢忽諸閱數月而志成寄以示余披覽數過舉凡山川之勝槩前賢之芳規戶口之登耗與士風之端衷民習之猥樸犁然具備今而後益知我在公之善爲政也夫古稱善爲政者不過調劑于輕重緩急而先後布之君爲政五年矣一切興除爲邑之所急而難緩者已不遺餘力至于文獻則似緩而實急者亦披討故實斟酌今古而成不刊之典甚矣在公之善爲政也從此備職方之紀載使後之人按籍而求得以圖惟而安阜之爲斯邑永賴而向之余與宮保所偶及之者坐而言起而見諸行

事君它日勳名著作可於是書推之矣余樂得而序之
若修志在事例得並書者余不復贅

瀑音詩序

余不佞之得交于九符苗令君也蓋自大廷尉日葵張
公云公與余同舉南宮官行人時鄒忠介趙忠毅兩先
生以文章道德樹幟南北天下翕然歸之余師忠介廷
尉師忠毅而九符同爲忠毅近居高足聲氣所孚一見
如舊識今遂四十餘年矣兩先生千古廷尉亦遂騎箕
低回往事不勝今昔之感九符才大如海再上春官不
第乃盡謝世緣退而養母于瀑泉山中益博極羣書大
肆力于詩賦古文辭深隱自固無復有仕進意然余盱

衡海內知交每憶與廷尉詩酒過從九符方弱冠初歌
鹿鳴輒共晨夕揚扝辨難至丙夜不休磊砢英邁之氣
使人不可逼視酒酣耳熱仰天嗚嗚相得也已而相勗
期於不負師友嗟乎此何時邪嗣是音問睽隔雞鳴風
雨未嘗不與九符往還於寤寐間也一日閱除目則已
儼然南城令矣夫此百里者豈九符意哉捧檄而來握
手道故悲喜交集彷彿麻姑過蔡經時會見桑田三易
又如天寶宮人笑談遺事聞者不知爲何語余窺九符
異時磊砢英邁之氣盡舉而歸于澹泊寧靜潛詣久而
閱歷深余固知百里不足爲君治矣昨秋偶泛盱江令
君之清風惠譽在人耳目數過衙齋見邑治枕一小岡

古樹藂篁橫側互蔭中建楞華閣祀大士純陽傍懸石
磬時時手自擊之衆山皆響政事之餘誦詩讀書蕭然
自適一若不復以官爲念者然冰檠自矢民輸將恐後
即今所稱能吏無以過之予客盱不旬日凡躡兩姑憩
僧舍讌飲于水邊林下游必與同必更相倡和且謂余
此亦不過寄焉耳夫無意于爲令而能爲令則其無意
于詩而能爲詩可知也頃之出其生平所著復加刪定
而壽之梓梓成余快讀一再過作而歎曰九符其真古
君子乎行古人之行則亦言古人之言而已古詩不一
若陶之淡鮑之逸太白之高邁秀脫松陵長慶之悠揚
真至所謂變化離合總不失其度惟少陵集其大成君
蓋學杜者也而未嘗不出之心裁觀其集杜而若自爲
詩其自爲詩而能爲杜又不必言矣余奚足測其涯量
乎雖然文江之壇坫猶在高邑之風規如存余則俯仰
運會學道無成慚負師友乃有人焉以慨慷歷落之意
昇兀纏緜而不盡于詩文求之者此中覺別有以自豎
其寄託不已遠乎余所以讀瀑音而爲之三歎且論其
世也

芟亭詩集序

大中丞佟公撫我虔之明年余不佞從江淮歸里偶鼓
棹溯流而至與二三舊知尋鬱孤八境遺址拜周元公
濂溪書院見贛郡山高而水深城郭廬舍依稀疇昔且

士歌于庠民耕于野韎韐攸飛輩各安其營壘商賈雲
集烽燧日恬而鄰封揭竿伏莽者越千里稽首轅門俛
受戎索恐後熙熙穰穰江省十三郡惟顛首稱治安蓋
公未到之先所未有也予不覺起而歎曰治固在人哉
一日公以詩文見投并出近集屬敘不佞拜而卒業見
其淵韻朗神居然有陶謝風而整暇靜穆之氣浮于楮
墨然後知公之爲治者即其所爲詩聲音之道不與政
通乎夫天下事散則冗冗則劇劇則替惟整則一一則
暇暇則靜凡所規畫出之穆如也公自游膺簡命以來
毋論兩粵八閩間由藩臬以至節鉞皆值戎馬生郊軍
旅倥傯之日即撫茲上游當江粵福楚之交簿牒煩興

符檄旁午草疏下令爲閭閻甦困請命殆無虛日而往
來輪蹄舟楫絡繹不絕公獨能不大聲色處之裕如胸
有成竹案無留牘日坐堂皇不踰時而百事畢舉弊祛
風清退而讀書芟亭取凡古今載籍篝燈繼晷手不停
批故形之詠歌本以性情有清新俊逸之致而饒忠厚
和平之思豈獨騷人墨客鏤冰繪藻不足當其萬一以
方漢魏饒歌朱鷺諸曲寧多讓哉雖然有本焉詩三百
篇大抵皆忠臣孝子感憤而作故夫子教小子以興觀
羣怨必極之事父事君頃不佞見公良鄉紀夢諸什述
先將軍之忠勳感先大夫之幽憤仁孝之言悽惻委婉
令人悲不忍讀至絕海上之虛聲解勤兵之遠戍成謀

勝算確乎不移入告密章排衆直陳忠悃披瀝則其事
父事君可揭日月而行昔人云天下文章莫大於是公
之謂矣邇日 聖明側席元老出入均勞旦晚召直綸
扉奏詩郊廟鼓吹休明大雅之遺復見于茲恐翠浪玉
虹未得久私我公余不佞將繼赤烏袞裳之什則斯言
其嚆矢也夫

楚村集序

諸城丘慎清使君理臨汝之暇輯其尊人海石先生詩
文若干卷版以行世問序於予蓋不棄舊學而意其言
之足徵也予何敢當公以審克歲涖省會每率兒子裕
竊附聲教之末契習聞令祖方伯公家學甚悉茲復得

楚村集讀之益歎丘氏淵源之遠也謹爲之序曰夫賢
人君子之成名於天下後世也蓋其難哉託咫尺之義
响沫鄉里無嶽瀆竒偉之觀發其意志文辭萎蕪行衰
而志弱則才難規規守一先生之訓上不能探洙泗濂
洛之源次不能窮子史百家之變固陋尠聞則學難或
才具而智不足以燭幾趨避進退多違其則則識難或
學裕而作不足以啟述支離詖僻闇於大道則傳難四
者具矣阻於遇合不獲通顯於時悲憫抑鬱徒寄諸遺
言詔來學裕後昆將以成名於天下後世詎不尤難哉
海石先生發祥青齊負天下才一石筆若劍鋌風雨驟
馳詩軼建安文追左史而上披其辭典麗喬皇體制弘

修竒情灑氣溢于篇什雖雖清廟明堂之音蓋其才大其學博其識遠世業光昭道尊而傳正境會雖不盡一舉動必以聖賢爲歸故蓬蒿三徑非迂泛宅浮家非傲抱其匡扶王霸之略絃誦鳴琴非屈古之大儒身不獲行其道則授徒講學以開太平如河汾之廸房杜其最著者今先生雖齎志以沒有子慎清宏材偉望衍其家學旦夕佐天子奏貞觀之治房杜公輔近得之作述間先生貽謀軼河汾遠矣嗟乎東海蒼莽實表瑯琊九仙秀竒不減雁蕩靈會所鍾每在于文人韻士蘇子瞻之記蓋公堂曰安知公不往來其間吾何足以見之予於先生亦竊謂然高山是仰望洋興思予老矣其言近質以取徵於天下後世或不誣云

雪蕉堂詩序

王子青蓮得雋武闡時不佞與有一日之知見其慷慨歷落出以恬淡曠遠心實儀之而未悉其能詩也年來客子鄉藩幕中間相過從乃出其雪蕉堂藁以相質予取而閱之始知其留心有韻之言日久初筮海陬旋奉裁撤而青蓮益得以肆其力于四始六義登山臨水感事懷人靡不於詩發之夫其觸景生情而不爲情迫因詞成韻而不爲韻窮幾幾有風人之致焉然微窺其意殊覺一觴一詠于于焉適而塵世浮名不足以入其胸次者余語之曰無庸也按詩三百篇所稱引名將事則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抑何寄興清婉至小戎駟鐵諸章
又未嘗不意氣發揚安見兵家詩家之不可相為用乎
王子勉之乘此方剛之膂力以其立言者立功它日振
旅飲至彷彿曹景宗高琳當羣臣宴會日操筆成詩於
以大舒其橫槊草檄之壯志予雖老猶將倚歌而和之
藉以為得士光則所望于子者固無涯也

霽山朱氏族譜序

余不佞自弱冠上公車時即知南州霽山有子強子美
二朱才名藉甚不減機雲軾轍子強未及深交子美則
今之遂初先生是也公與予先後官行人追隨交戟之
下至滄桑患難曾不少渝余遷居章門於公宅僅隔城

闔閭日不相見即弗懌于懷文章道德共相砥礪而恬
淡樂易之意於公獨有合焉者公為諫官歷叅藩直聲
亮節著於中外生平撰述幾等牛腰之束乃摛其史筆
作霽山家譜璧聯珠貫雲漢為昭余受而卒業起而歎
曰公亦猶行古之道也乎古宗法廢而氏族重其賢者
各追其所自始於離合萃渙親疎間一篇之中三致意
焉令各無忝所自出猶有宗法之遺意君子貴之公之
為茲譜也其義例一準于史遷毋俾世迷也防其濫毋
以薄棧也抵其溢即一字一句邈不可攷者闕之而祖
禰之懿德不遺支庶之細行必錄以至節婦孝子關人
倫之大者又取劉向范曄之遺則而詳略布之所為表

章前烈惇敘同姓何其森羅明備之若此其勤也傳所稱施於有政者非耶雖然譜以人重而人亦未嘗不以譜重予每見世家巨閥兢兢譜牒或以族衆紛雜其議論而難之又或以駢拇枝指轉相附離而亦難之蓋嘗與家忠肅家太宰盱衡擘畫爲深懼焉是以修予家譜以嚴核相矢削繁漫溯本源斷自谷村而不濫及其它亦猶雲山今日之譜但以雲山著而亦不及其它也遂初先生之用意抑何深乎然攷之科名有同焉者遠不具論如先朝萬曆間司李調槐先生以癸卯舉于鄉而先忠肅懋明公與封大司馬文源公亦以是年雋方伯安百先生以丙午舉于鄉而先太宰晦菴公暨叔河源令龍舒公亦以是年雋即予不佞乙卯之叨列賢書也岱宗先生非誤登副車亦將同歌鹿鳴矣世譜年好孰有如吾兩家者哉宜先生之於不佞交情數十年如一日子所爲讀雲山譜而不能已于言也

吉州行鹽詳藁序

古君子之仕于人國必取一二事之最大而最要者先圖之可以利賴通國而及於千百世故足述也若予吉州年來改食淮鹽之舉至大且要乃以一令倡之而衆邑受其成一時爲之而千百世食其德惟我廬陵于侯實式憑焉先是議之初起也予不佞深念粵引爲桑梓厲力懇諸臺使慨然交章爲民請命未幾元固鄧君以

豐陽令擢大行洞悉其事彙而成書播聞長安螺浮張
給諫取而入告夫豈爲予吉哉凡以爲國事民生起見
耳乃初格于部覆之持重再格于南贛之參差後復格
于東粵之異同及舍南贛而專言吉也展轉調畫始克
有濟迄今邀恩于上而淮鹽行矣商納課而民食鹽有
司無越境之考成百姓無隔省之賠累舉從前積困而
一甦之曲突徙薪非于侯之剴切敷陳至再至三何以
得此予嘗歎爲吏之道不過徵發期會錢穀獄訟諸務
其上焉者於此數端恢乎游刃恬熙焉而邑已治它可
勿問也不然則叢脞支吾救過不暇攢眉棘手動歸咎
于邑之難治抑何不取于侯之事而類觀之耶夫天下

事必具先機之識濟以不世出之才而又不以勞怨利
害迫於中乃可以集事而爲後世所永賴即以之宰天
下寧有異乎雖然侯蓋有本焉往侯泣予鄉時老友王
敬哉宗季雍來黻菴三宗伯以書貽予曰慧男爲司直
先生令嗣於予三人親誼最篤其意殆以廬陵不易治
恐侯未必臻厥成者予惟司直先生才名震世雖未交
其人而讀其書私心嚮往幸得嗣君而庇厥宇自始仕
以至今日五年于茲矣嚴一介而周四應上信下孚當
此煩劇凋瘵之區而能出以整暇文章聲氣通於遐邇
所謂以經術飾吏治知其淵源遠矣夫舉其大而細者
立就圖其要而紛者自集侯之善獨鹽政也乎哉

猶子公迅詩序

猶記辛卯夏余奉先帝特召入都時家中丞兄尚需補邸次猶子公迅往省焉遂攜與偕行蓬窗朝夕間有感觸發之于詩同內人倡余和汝公迅在側亦若有撚鬚擊鉢之意每所步韻輒以相質雖初事聲律而清逸雅馴大類風人余心器之曾不數年公迅以齒冑謁選奉新令甲凡守令銓試四事如格者皆得親承天子簡命公迅遂哀然首舉令浙之崇德亦異數云崇德爲浙西巖邑朝輦多制羣情多嚙賦輸多宿逋子午路衝庚癸呼劇比年復以海氛未靖造戰艦峙芻茭而諸提禁旅往來于閩浙者靡不供億廚傳需辦頃刻力役動

至數千百無算長令多所避就獨公迅每以身率先卒鮮闕失諸臺使甚才之但其剛方果毅之氣惟恃四知冰檠有所爲生千萬人而殺一人事斷然爲之不少顧故抨擊所及往往救過不暇邑真難治哉余以今夏從淮揚來視治狀意公迅手口荼瘠櫛食弗暇憂讒畏譏不知當何如勞瘁聲音之道儻所謂一行作吏自爾廢棄乃舟過語溪信宿見其神情整暇詩書之氣見于顏面有若當年之未作令時余為色喜具舟載酒送余塘棲出其近詩一帙向余曰此姪於繁攘溷積間偷一隙之暇便以成句即就案頭錫硯以押標大羊毫筆裁一二牒揭楮尾具艸者其敢言詩余時左手執硯右手握

石園全集卷第二十四
十一
管次第而丹鉛之覺其神益曠氣益靜較向年舟次所作法律更老不從簿書鞅掌中得來者笑曰有此下酒物一斗不足多姪之所爲詩即姪之所爲治也因憶昔人言經術所以經世吏治飾以文學均爲美談今瓜期已及儻得出波濤而歷康莊益精進此道不失吾家詩書弈世之先訓若宦途升沈顯晦俱可一映眎之耳因書以歸之

石園詩集自序

余不能詩也間強爲之輒復弃去長安道上日碌碌塵土幾可焚研今夏乞假出都門馬首輿肩始覺閒適吟興偶發意有所至不問工拙率爾詠歌遂亦成帙然匿不敢示人過金陵蕭伯玉見之案頭讀未終拍案叫絕再讀之而益叫絕不能已且爲評隲授嚴印持聞子將相與共詮次謀善刀而梨之余面爲赤客曰寧有諛人伯玉者哉至武林而印持子將歎賞亦如之遂以付梓曰南歸志事也日涉則靖節語意可知已嗟乎宗少文自畫其生平所到山水置之壁間曠懷卧遊琴響谷應張旭不治它技喜怒悲愉酣呼無聊有動于中必於艸書發之余旣不知畫於書又不能窺臨池一斑則茲刻也師其意焉而筆墨之道微矣過而不流曰涉木之災也五柳先生毋乃笑人乎

石園全集卷第二十四

一
二

石園全集卷第二十五

灌研齋文藁三

序十首

湖西觀察愚山施公奏績序

國家崇獎實政停內外計典及各督撫剡牘以盡歸于
考成一法蓋有虞廷底績周官奏最之遺意焉藩臬大
夫期以二年第其等以上之 天子著為令于是我愚
山施公蒞湖西兩載餘矣例得報政督御史臺暨江虔
兩御史中丞臺條其行事於簡冊以高等授之天官司
功氏用以詔王增秩錄賚如制皆異數也凡此公宇下
舉手加額而公則怒焉其弗安于衷過余言曰某何有

于上考哉夫世之所謂上考者不過清以持已才以舉
職惠以及物審如是焉足矣士人守官如女子守身女
而貞士而廉固所恥言之環視三郡邨墟灌莽所在化
儻杞憂嫠恤感感靡騁安哉噢咻之弗暇而敢以才試
耶民力日竭逋賦滋多大司農持功令以繩四方其自
督撫而下咸兢兢救過不暇間有蠲貸熒熒子遺猶不
能沾朝廷浩蕩之恩於萬一而況吾儕監司之能以煦
煦為惠乎亦惟是矢天日而盟幽獨具此真誠惻怛與
百姓相為周旋較然不敢自欺以毋負家教毋負古先
聖賢之垂訓云爾抑何有于上考哉余避席而起曰此
真所謂上考而豈司功氏所得而功也士君子可久之

大業不朽之盛事固有轉移風會于淵微而功在千百
世者公蓋學道人也先世布衣公以理學受業于忠介
鄒先師師特為立傳紀其生平公起而承之自為諸生
即以名教為己任痛先公之弗逮事世父如父焉宛陵
孝友之稱若出一口嗣以名進士筮仕西曹平反之餘
言語妙天下不減王李諸先輩及視學山左講道問業
依然鄒魯之風所秩俸盡以散海內知交不少遺人以
比寇公子翼焉事竣歸澣攬勝三竺六橋間一時風雅
之倫翕然歸之余時亦薄遊武林一見投契湖舫游集
把酒譚心見其恬淡靜穆矩矱先民心實儀之私計余
鄉為理學節義之區今當絕續之關安得公來一振其

衰乃歸不數月而公果秉憲湖西矣公甫下車冰凌玉
樹千尺凜然衷褐于繡設菜過鮭凡所興除動關至計
風會蔚然改觀先是湖西故有巡使者駐余吉公則駐
臨也未幾巡使以入賀行借公兼攝弊絕風清廉屬邑
之蠹黠置一二於法闔郡肅然且進諸士禮遇之拔其
尤者與商略古今而端其習十餘年文風士氣為之不
變未幾巡使議裁崑倚公為重公曰惟茲吉州為理學
節義之區青原白鷺故有學會獨不可舉行于今日乎
徵示遠邇先為期會于白鷺者再而青原繼之是日也
懸聖像設鐘鼓誦書歌詩復睹盛事自郡邑長令丞簿
學博及縉紳士若民環橋觀聽者不下千數百輩深山
窮谷從來不入城市者靡不重趄擔簦以得登斯堂為
幸諸所疑問公一一提命各厭其意有發先儒所未發
者而于三祀俎豆盡以姓名登之屏而斟酌損益咸稱
當非潛心性命根極理要得力于躬行實踐者而能若
是哉余所謂功在千百世而非司功氏所得而功者不
可與尋常奏績同日語也至于肆力篇章怡情山水即
簿書旁午不廢吟詠構芙蓉屋就亭愚樓讀書其中泊
如也飲螺川金牛泉甘之亦亭焉為文勒之石余每與
登眺廻環覩古木叢篁山高水深不啻如希文之岳陽
青蓮之西候歐陽之六一焉者湖西山川實藉式靈不
朽宅日公作舟楫霖雨以康濟海宇寧獨以湖西為二

十四考之伊始哉余愈不能測公涯涘矣

賀陳學山典試江右序

比士之典無時不為重而大江以西尤今天子所加意也夫其所以加意者亦曰文章之轍跡諸國軼焉江以西則轍焉昔者五季當蹶矣歐陽公實起而馭之崇雅黜浮遂足為文壇開天闢地而于時大家無不出其門下轉相師友人材猥多趙宋一代乃得以文明復千古其後來理學名儒歷元明而事更有進者亦不過因文而見道耳然道雖高終不能掩其文也文終無以顯其道甚且至于畔道焉是故依準聖賢以為語句有離有合一盛一衰動關氣運顧誰為主持斯世者而以風

氣限也哉今上冲齡御宇聰明天縱紹述惟勤其在

登極之初即留心人材廣厲學宮詔增解額大省各十

五人而江以右亦大省例一時人士執筆墨而待風雲

者蒸蒸色起歲癸卯適當二年然于鄉試開科則首矣

江西轉文之轍雖在一方然而于天下為率矣率天下

以首開科宜天子所加意而慎其選于時三院文學

侍從惟學山陳公以世掌絲綸實為木天冠冕江西人

士曰安得如陳公賢禮部曰陳公善天子曰往汝諧

果陳公也度所為諧公而賢善公者將以公之文章為

日新乎抑其故家淵源之存也將能為復古乎有今之

古則有古之古累而上之則蘄如聖賢焉而止而公果

盡得其言如聖賢者矣棘院風清鬼神爲質固有求人于精神心術之微而遇之于霜角風簷之際者及榜發七十二子皆負時名英英道上譬其儻絕則猶騏驥騁足于康馘鳳凰騰翼于霄漢也衣鉢非今日所舉似而千秋知遇惟是以聖賢爲歸公其以此教多士乎乃未幾而著之甲令其以明年罷經義專試策論表判四體之文懲浮詞也公取士則無浮詞者亦從新乎然而直從古矣自三代而下科目不可枚舉始對策次舉孝次試吏次中正又次詞賦又次經義蓋各從其時制焉制爲經義由王臨川固亦所稱江以西大家與歐陽相接踵然其定制後亦嘗有化進士爲學究之悔而用其法

幾五百年識者惴惴有文勝之慮久矣梁昭明文選稱易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大輅始于椎輪曾冰成于積水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正今日之謂也況春秋之義事起于所止故破前代之的而止之正以表前代之式而行之以爲如其代而止即如其代而行其止也行也其行也傳也知其解者旦暮遇之勿謂文章之附于聖賢遂無顯晦也八月七日之書非大有變更而特有損益顧在乎好爲之爲策論者之能博古通今裨補君國猶之乎爲經義者之能證合聖賢也今多士服公之教取其闡牘再讀之才人人殊未嘗不以帖括見長實不盡以

帖括見長竒竒正正亦旣炳燿一時明年應書而它年亦以衡它人矣語曰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又曰釣可以教騎騎可以教御今立格非若釣御之遠猶在轍跡之中而西江之能轂轉天下者不乏人尚復審取舍亦惟歐陽為準公固今日之歐陽也而來定歐陽之鄉之文即能使其徒學為歐陽而不學為臨川于以對揚休命稱得人皆甚盛事也宜賀初公之大王父虛洲先生令余邑有政聲今在俎席而公伯父素菴相國及第之兆先徵于先生泣吉之夢蓋丁丑與余友劉晉卿同一甲也余又得侍相國同朝望衡對宇道義彌殷因得交公知為鉉輔器縈縈寤寐間而公以典試來出闈一見握手道故愛樹之思與樹人之計俱篤江人士之屬余文之也有以也夫

送大司馬總督溫如張公還朝序

自昔英君誼辟成大業而臻上理者莫不有命世之傑秉上智之資為之牧寧區宇惠澤黔黎初試之數年而效再試之數年而又效天子乃召還左右或更取其要地而復重寄之則我宮保大司馬之奉命還朝其謂是歟公自撫而督統計禔福我大江之右者蓋十年矣此十年間錢穀刑名兵農禮樂全省洪鉅顯微之故莫不廻環于曾臆中以故駕輕就熟入告即石畫出令即章程吏習而民安之以得長涖茲土為幸今公且舍我

去也于是文武諸有位以及縉紳士大夫而下若農若工若賈若行伍皆相對失色如奪我乳哺衽席也形于聲歌泐之金石紀盛德而深去後之思者言人人殊而不佞元鼎則以古大臣以一身係天下安危而綏戢一方也其可見者在行事其感動者在精神語云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元鼎則知公之深矣公忠孝自矢舉動澤于道德平居端凝欽翼斂躬自下及遇大事則山嶽不可撼拔凡所爲江鄉久遠計緩急競綵莫不以小心出之大心行之而究歸本于真心故可以格君父可以利民生可以奠疆域委曲幹旋寧求事濟而不求人知即人亦未必盡知之者公之心亦良苦矣今起視余鄉千里內外戶口之增溢者幾十萬田野之墾闢者幾十萬廬舍之締造者幾十萬十三郡雉堞隍池在在金湯而帕首袴鞬衷甲胄而列交戟者耀日掣雲出入閭閻罔敢有矜色以爲樵薪憂縉紳士大夫皆得以安其室家飲食之常白鷺鵝湖章江鈞天諸逢掖絃歌俎豆蒸蒸向化校試所得皆名下士而庚子一榜爲尤著即當此民窮財盡十室九空之日歲歲得以水旱疾疫疏聞不致流離轉徙者以視十年前風景何若而公胡可去也父老子弟扶筇擔簦數千百羣汲汲皇皇欲叩闥留公不敢詣部臺使呼籲思遂其攀卧之願不能將奈何不知江民感德之切所知者惟公 天子視天下才皆其

石園全集卷第二十五
才天下地皆其地又安能為江右計其重輕而必區區一隅私公哉然不佞則更有進焉而不能自己者往歲濫竽司馬門與公共事久嗣返初服浮家淮海時公來撫我邦道經八寶期以來歸俾受屢南浦兩子皆辱覆露次裕更叨門牆公俯念疇昔倍篤葶葭故于公之去大言之為封疆公言之為桑梓而感恩知己殆將兼之余不文無能為祝轅役惟往讀歐陽文忠公為魏公堂記曰世有令德為時名卿德被民生功施社稷勒金石播聲歌以耀後世而垂無窮可謂社稷臣也又讀其記峴山亭曰江漢之間思元凱以其功叔子以其仁雖所為不同然皆足以垂不朽公之功在江右不止于杜仁

敷政治尤過于羊而德業實可與魏公媲美文忠余里人也于魏公為同心一德交余竊附公知遇而深媿其人其言之不能為歐公也因書其所見所聞以同田夫野老之謳誦若夫贊揚徽猷則有通都諸君子之言在

送王印周督學序

自韓忠獻有琦為相歐陽永叔知制誥天下文章莫大于是之言聞者不察而忠獻之文章幾以政事掩文忠之政事幾以文章掩夫古之君子有政事優而文章不盡著者未有文辭卓越根柢于性命道德而勳業不能震爍兩間者其臨事萎蕭識不足以振其力才不足以發其學蓋其所以為文者卑卑于辭章組織之末而非

文章之果有歉于政事也韓公文文章經緯日月秉鈞之時用當其材以歐公知制誥此為大文章豈韓公之文有媿于歐公哉且夫文之最昭著者莫大於作人昔詩人推本雲漢金玉之章而效歸于綱紀四方蓋以綱紀作人必本于文章其立義深遠矣印周王先生聿承家學少掇巍科文章之譽學者尊為山斗予昔假道金陵值公分司餘閒邂逅聚首江河潮海之觀洋洋尺幅予驚怖其言及公有饒州御器之命有司兢兢恐後公慨然曰器固難成吾能噤不一言以泥沙江右之民乎遂慷慨與撫軍張公力陳糜費必不可燒造之故撫軍為斂容具䟽朝上夕報可江民至今誦不啻口公駐節江

城物色英俊談文講道揚扈今古無虛日次兒裕極荷獎識時尚在諸生也未幾督學吾省振士風正文體人文丕變值功令改八股為論策公念天下士溺訓詁久不諳古學選行秦漢以來諸名家著述名遵路集以為程式士林比之西山正宗云兩科所薦士多公首拔兩榜元一時同捷南宮為僅事往例學政皆一科報滿公獨歷四年餘宗伯考核冠天下昔世祖皇帝有京堂超擢之旨公正其選而部題仍循資赴補于是公且行矣李子曰公以文章之竒發為政事出入內外內外諸大政賴公整飭而興除者正多循資詐足為公惜昔薛文清督學江右翱翔中外先朝以理學登政府者惟文

清一人從政讀書二錄其樞機也公文章原本性命識高故力足以回天才大故學足以勵世借衡江右正與文忠知制誥同此之謂大文章公不日進叅綸扉如文清故典忠獻功業固于御器請䟽一事蚤決之矣寧以敘遷為公歟乎惟是故人雲霄河山浩淼秋風瑟瑟攀卧靡從愚父子瞻睇帆影不禁愴切又豈能以區區信宿之私遲公南浦耶愧予言之無文漫書于諸君子驪歌之冊以申知己之感云爾

送蘇澤公臬長序

往余濫竽司馬時廷尉蘇次公先生有聲西臺與稱世講每盱衡海內人才嘖嘖余弟余弟不啻子瞻之推誦

子由云余心儀久之即今臬長澤公也公以名進士起家出李大郡入司臺諫持斧三晉以至屏翰秦粵跋歷既深譽望茂著適余江右臬長闕 聖天子慎簡監司欲以御史為之如宋神宗之用丁執禮提刑故事誠重之矣公下車值余歸文水公使使馳尺一不遠數百里與定交及相見歡若平生余亦竊附于知公者公蓋仁人也篤君子長者之行以經術飾吏治其守已嚴居心靜讀古人書靡不以先聖賢為法坐而言起而見之行事其功德見于刑名為多江右雖素以講誦為業稼穡惟勤自幾經變亂深山窮谷猶有無識而觸文網或疑似而苦株累者公細心體勘恒求其所以生不得其所

以生乃死之定死矣未竟其所以死則生之吏抱獄牘而進每牘至數寸許無一字不反覆研覈篝燈丙夜不休必期毫髮無遺憾而後即安是以向之欽案大獄一得請報可至令囹圄空而肺石興譎皆公以精詳平恕成其明敏所全活豈止數千人哉昔唐張文瓘遣決疑事四百條高祖以為侍中宋呂居簡提點京東刑獄妖黨誅詔遷一官叛首獲又遷一官公之所為消弭禍亂正紀綱而厚風化者更僕難數乃以攝粵憲稍一持平而議隨之抑何古今之不相及耶嗟乎武健鉤棘吏其始豈必盡出于刻激之心功令怵于前富貴橫于中以為非如是不足追督責而立躋顯融然人之死于深文摘發者固不可以計算以視我公為何如所謂有關睢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公從此陟九列都三事余知其仍以仁心而篤君子長者之行其又安社稷利賴民生福綏寧有量哉公行矣不佞元鼎林壑陳人依芘交戟之下藉公之提誨覆護三年一日猶然下車之定交焉者此寧可于今人中求之哉故余于公之去惓惓其弗能已于懷且夫刑重事也司刑重任也內而廷尉外而臬憲上特簡公伯仲畀之豈以明允平反之寄無出公家右乎崔元暉為宰相先是酷吏誣籍者數百家元暉一一開陳其枉弟昇為司刑少卿每當大辟執論守正公與廷尉何以異是吾知聲名不在二

崔而在鉅鹿之蘇氏矣

送陸沖默司李序

東魯沖默陸公以南宮高第來李吾吉余一見歡若平生丰采奕奕詩書之氣浮于眉宇曰此固金華殿中人也而煩以刑名簿書爲哉乃下車不一月行其庭肅如睹其文告秩如且以其暇進諸士子課其文甲乙之拔其尤者鏤以行更與士大夫登山臨水把酒賦詩以爲樂吉人士蒸蒸企盛治焉未幾而省官之旨及于刑署自士大夫以至山農野叟咸戚然惟恐公之去者嗟乎人之相與或積歲月之久而愛慕之者情也或久之而未必愛且慕者亦情也今幾何時公之愛吾吉與吉之

愛公者何其篤摯若此歟蓋公至性天植人也曾語予曰某少也孤亦惟母夫人茹荼集蓼玉其成至行今日自就外傳以及篝燈誦讀靡不以忠孝節義爲訓故博綜流覽獨于永叔之文章文山之節義中心嚮慕欲友其人于千載之上今得兩先生之鄉而治之幸也夫以公之傾嚮歐文二先生如此凡爲二先生之鄉人愛而慕之其相感微矣夫吉之鄉今何如耶民生日蹙士氣日頽儻得公久于其任板輿以迎太夫人養朝行一政必將問平反幾何事暮行一政必將問生全幾何人從屏後窺其所交賢士大夫爲誰太夫人必色然喜公入而上觴出而治民當有大抒其生平之學以還吾吉文

章節義之風于萬一者不大快哉惜乎不得竟其用而去此士大夫以下及山農野老莫不戚戚然有同情也雖然天子方將大用公天下均賴霖雨又豈一郡所能私乎公行矣揮五絃而送歸鴻泛孤舟而載明月回首江天東望螺山鬱鬱芊芊信國之祠墓在焉南望青原諸峰則瀧岡之上豐碑如故而永叔之故宅遺墟猶有存者安知煙雲蒼莽中二先生不往來其間公得毋神遇之固知公之不能忘我吉也吉之人又何能一日忘公哉獨是余耄矣蒿目桑梓陵替日深思得一人挽回之公識度蕭遠聲氣交孚與予密相取于塵壒之外方擬揚千古今商略鄉國諸大利害適予病而公且北其愛而慕慕而思之不能已又較闔郡士若民為更深其能已于言因書而納之行李以當縞贈

送胡三山司理序

弦陽三山胡公理吾吉五年于茲矣治民民治治漕漕治凡所為興文教植紀綱為吉州千百世利賴者蓋不遺餘力而皆出于真誠懇惻以求至當然刑名其專職也予家文水近卜居南州所聞且見于公者則知其廉以居身和以字物而勤且敏以集事每遇一大牒官司士民爭駁不下宿歲不得竟者公反覆詳求徹宵旦繼以蕭艾必得其情而後已故一日而生一人數年之內而生千萬人蓋亦生其所必不得不生者而心始安天

下固有慎獄如公者哉乃卒以不應罹法者而生之爲公累亦異矣夫日凜功令慮囚者兢兢救過不暇功名之念係于衷利害之見怵于外稍遷就迎合以告無罪于司法抑亦可循資遷擢以去公當日豈不思及于此哉公曰昔人謂求其生而不得則吾與死者無憾況以其必不可死者而死之乎書稱欽哉惟刑之恤可以人命僥倖乎苟可生一人即以一官謝之庸何傷乃竟以一官謝矣然而非例也自臺使而下及于紳士編氓靡不咨嗟太息公則神情整暇意度淵朗較之在事時更覺暢然椽燭讀書登臨興會發為詩歌古文詞鏗鏘炳烺與諸名宿馳騁不相讓署中退思堂有銘菩提樹有記同人倡和殆無虛日公豈視一官如傳舍屑屑于簿書獄訟哉蓋學道人也往曾語予曰少有竒疾遇方士傳導引調養法行之而效至今握固塞兌空萬有而攝一切有足異者夫我既與人同則周身之呼吸與夫三爵二簋之悠然無不同也公精用之以治身而麤用之以治外自古光黃間多異人公其選哉今公行矣輿情所迫公論攸歸余雖老猶望公一出而生兆庶使高尚如獨善其身者之所爲必非公之心矣因書此以與公盟于螺川之上

送畢仲青郡丞東歸序

虔郡丞仲青畢公蓋光明磊落君子也守潔而才贍能

舉其職四應不窮諸臺使才之通國士大夫誦之至是三年矣謂可得異擢忽爾報罷特以一衛弁不能分身給任使爲公咎嗟嗟兩姑之間難爲婦信乎莫不爲之惋惜余以是冬偶遊茲土一傾蓋間見其毫無佗僚不平之色益心儀之已而觴余于暖雪亭中亭平臨睥睨城外諸山拱揖前後俯視雙流如練環植竹樹秀野有致酒半相與劇談古今成敗得失之故灼然有會似以賦歸去來詞爲快者嘗攷郡丞一官代異其名至唐爲州司馬白香山之爲江州也匡山蠡水泉石丘壑據爲已有徜徉其間千百世猶將想見其風采似與公之亭不異惟讀其廳記有云州民康非司馬功郡政壞非司

馬罪抑何其超然閒適之若是乎以觀公則難言之矣清屯牧造糧艘其職也山寇急則移而督兵軍糈匱則移而治餉間有獄案莫決者又屬平反公周旋于兵農刑政之中幾無旰夕暇五官竝用十吏給筆札難爲應而公治之裕如靡不當奈何竟以報罷去夫江州虔州其爲大江以西之地同郡丞司馬其官同乃香山以無所事事而踐台司公以無所不事事而返初服甚矣古今之不相及也如此雖然仕路亦何常之有士人學古入官遭際隆盛身都顯榮急流勇退其上也不然而功高位危欲求侶魚蝦而友麋鹿不可得者有之又或勞臣任士詠北山而謔白華風木抱恨梧捲餘悲者有之

石園全集卷第二十五
今公自沾一命以來丞鳩茲而鳩茲見思承章貢而章貢著譽飄然拂袖至有攀卧不得而為投匭釀金以寵其行公不負丞丞亦不負公矣至太翁違養擗跣言歸得以蕭然一身告無罪于先靈不媿從來清白庭訓此固仁人孝子所可自愜其素履者哉公行矣聞東海之上有靈山焉為海市蜃樓所起地公家居相望一葦可航茲歸而與野老故交賦詩飲酒觀煙雲變幻朝夕出沒之狀而後知世路之升沈風波亦若是則已矣仲長統所謂凌霄漢出宇宙之外嗣是即有力持公道為之昭雪者公當一映視耳余固樂為之序以告僕夫

萬安李侯送行序

淡菴李侯以名家子擢南宮高第來令我吉州之萬安萬安固巖邑比年所號為難治者蓋與余邑吉水同然吉猶是吉也不逾年而萬安大治士服其教吏辦其職農狎其野二三搢紳揖讓而歌詠之向者凋劫之區域以內為狐虎之所窟宅竟成樂國鄰封淑其令聞士若民皆欲得邑之長如侯者事之諸臺使而下每談吏治必為侯首頓一指乃忽以解任聞上下相顧錯愕不知其中考功法為何語徐察之始知以既解之漕糧誤為侯累嗟乎侯寧有不及額之報解者哉於是闔邑父老子弟數千百人扶筇擔簦皇皇走會城白其狀適制府行部螺川旄倪環泣江許聲振三軍若赤子之失其乳

哺莫禁其哀號焉制府公爲之心動立繕疏上請旦夕當報可以慰羣情而孝廉劉君大匡介余年友崛英進士函來屬余有言余曰遊閭昧之鄉借燭鄰光當暘炙之餘竊蔭遠林人情然也況侯又爲素所欽誦微諸君亦當爲贊一詞蓋余卜居章江侯曾一過從睹其卓犖沈毅之概議論丰裁真社稷器洞悉民隱念切時艱坐而言起而見之行事即以余所親見一端如計部使察覈疏上江省逋負姓名不下二千有奇萬安亦居十之一侯一閱部牒悉索代輸不緩晷刻惟恐檄行以爲雞犬驚邑之人今尚有未及知者此其心爲何如哉則其爲政之大略不可類推乎余惟今日程課吏治靡不以賦稅爲第一義守令凜奉功令亦靡不以賦稅爲第一義其或拮据催科百務未必兼舉甚而凌轢州管爲所欲爲而皆以附會于錢糧中使人噤不敢出聲舉國重足目視莫必其旦夕之命則何不取侯之政治而例觀之耶公善政未可枚稱宜邑之士若民愛戴而不忍須臾離也蓋其才揮霍不以炫竒其守廉潔不以苛衆嚴以待吏胥之黠橫恕以通士民之性情哲照常存耳目之表與除動關百年之計是以侯之在事也好義急公咸出于衷之所誠然即今侯且去任凡十餘年宿逋一月內纖絲無虧侯何以得此于民哉夫當民貧役亟之日錢糧及額固難上副國家之功令下無道路之怨嗟

更難且五日京兆呼應不必盡靈通國灌輸爭先以冀我君之遄還其故步者則尤難今而後邑與侯可兩無負矣獨是侯方游刃有餘無故而奪之去惜在一邑復不得借侯久于其位以風勵鄰壤惜不特在一邑矣昔子康為政鄰城嗤其不能掾者行阡陌兼無善覘之想廉將軍思用趙人吳子望西河泣數行下一身何足為意惜乎用國之菁華在此而用質終遂為彼也不知何地又當食神君慈父之德積三年而有成合異地而聚錦三事九列固君家之湯沐它日宰天下當如是焉耳余所為感慨咨嗟而莫能自己者豈特為侯哉又豈特為侯之治萬安已哉

送蕭文甫北上序

文甫蕭君其先世為余廬陵望族已徙居南昌而文甫獨以岐黃之業著仁心義質多君子長者之行語云用醫必選名姓之後以故居鄉則搢紳士大夫以及閭巷細民靡不愛而敬之去客長安則元老巨卿聞文甫至爭倒屣交歡恐後雖其醫之道無方不效而重文甫者豈盡以其醫哉昨歲文甫來歸拜母于堂馳使問其季子治狀于西粵諸孫遶膝少長咸聚于于然適也曾不數月而長安徵車且至余鄉士大夫似不能一日而離文甫者屢束裝屢易其期今且戒行余與少宰熊雪堂先生觴之章水之上賦詩言別少宰倡而余和各得二

章書而納之行李因思我輩皆冉冉老矣比年多病良醫難遇王無功云且復歸去來刀圭輔衰疾君得無意乎文甫起而言曰老母九十餘幸且健飯抵燕臺必將告之諸巨公以謂西山南浦白雲之下親舍在焉百歲伊邇稱觴未遑又當聽我來歸似此則余與雪堂翹首以待於洪崖翠壁之間載筆賦詩而為太君壽也文甫忻然喜鼓枻以去昔栢子厚著宋清傳云清長安西都藥市人也居市而不為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而相爭為之不已悲夫今文甫之行何遜宋清然以觀世態人情不能不因文甫而重有感也

石園全集卷第二十五

石園全集卷第二十六

灌研齋文藁四

序十二首

光祿紫崙郭公雙壽序

龍集己卯豐陽光祿紫崙郭公偕陳孺人先後稱六十
壽其嗣君新卿與余交久率諸弟請余言上觴余覽其
行事而慨然有意乎其人也國家三百年來瀚海澄清
深山窮谷龐眉駘背擊壤熙熙邇者疆場多事天子宵
旰拊髀廟堂動稱乏才夫天下大矣時會多艱抱膝長
吟不恤緯而憂宗國磊落機智之士倉卒遇變動或有
濟豈盡無人則亦韓子嘗云所用不必所養所養不必

所用耳郭公家世層山望族祖一巖先生以清卿著顯
公起而承之弱不好弄舞象時能襄潞南公大事如成
人禮及與陳孺人事羅太孺人也色養備至太孺人沒
哀毀骨立歲時追慕嗚嗚兒啼人咸知其孝家佩素封
侯印施予不倦里中及三黨戚飢寒借財吉凶借力讓
產焚責有排難解紛之風人咸高其義公于書無不讀
一再試有司不利遂鼓篋遊太學盡交天下名士謁選
人得光祿署正華秩也去若脫屣歸而肆力博雅旁及
陰陽卜筮家言鼓琴摘翰間繪菜艸以自娛時余師忠
介鄒先生表率人倫公請得以元禮通家誼謁而事之
先生每竒其志趣未嘗不稱以曠達而更澤于道德也

壬申閩寇入虔所過剝攘廣帥督兵南下過師枕上民
多鳥獸散公投袂起曰不餉兵而餉寇乎迎帥至家大
張供具當風鶴皆驚糗糈弗繼之日公獨不愛金錢首
倡義舉帥感而且奮懸令以東部曲設策而摧賊鋒銜
枚走數十里至黃牛峒一鼓而殲之四境安堵公之力
為多而盤飧洗腆雞鳴雜珮則室有賢媛成之也昔費
文偉督師禦敵將行矣敬達來別就求圍碁文偉終局
閒定敬達曰可人必能辦賊夫辦賊固偉事也達亦人
傑也哉公之留帥痛飲多方接濟促而出師終獲成功
其籌度寧出達下使當少年時一得志于時安知不能
以其生平精力智略出而辦國家事乎余因是而愈知

公矣倘無壬申之役人第見公夷猶山水寄情花艸琴瑟靜好芝蘭紛郁為孝子為高士為達人不過如太史公所云人富而仁義附焉法孔氏之雍容已耳又烏足知公之大哉劉中壘曰有陰德者必有陽報語有之活千人者封是役也公所全活何啻數千萬人陳孺人復能佐之孟梁媿德陶翟偕隱夫寧多讓天地之大德曰生報以大年固其所耳公以庚辰初誕四月其懸弧期也孺人亦以九月設帨月出于庚統震之象焉金生于四成于九合天地之大數焉日引月長吾不知其紀極矣公有丈夫子九敦詩書悅禮樂且有習韜鈴之略以欲鳴于世者行將顯休命以寵二人新鄉諸昆季勉之其函子言以進公與孺人必樂聞之而進康爵

寄祝喬聖任同年七十壽序

侍御聖任喬公與余同壬戌南宮籍共出濟上大司馬王葱嶽先生之門雁行十九人今獨公與余耳公初起家翰即以抗直聞已而晉臺班持斧兩浙蹇蹇諤諤有折檻埋輪風衆正咸歸之江左駐蹕公方領袖南憲請急得予告致政歸可謂進退以禮矣公居安宜城舊有柘溪邨居住來其間扃戶却埽非其人不與接每坐小樓遍覽古今載籍於史學尤為得力篝燈丹鉛多所論著此外則明農課子絕口不及時政世事兢兢君子長者之行太丘彥方不是過也媿予荏苒風塵睽隔山

右園全集卷第二十一
三
川庚寅始謝樞務南還余鄉尚未底定幸余宗素臣因
通家世誼留余分宅而居遂止八寶雖再起再蹶然先
後寄棲數易寒暑以故風晨月夕得與公把臂談心間
及一二往事有非他人可得而聞可知者亦從來
年譜中聚晤一竒緣矣昨歲之秋余以兒女婚嫁挈家
歸里執別依依茲且逾歲蒹葭白露相望爲遙而神魂
夢寐未嘗不迴環于涇澁浦田間公以今年端正月屆
七十初度賓朋滿座芝蘭盈堦公以海鶴之姿杖屨優
游仙仙天際對月寄懷輒成小詩四章即以爲壽鼓楫
東下興復不淺其效九如三多之誦日尚奢也憶素臣
適以公車從都下還公持此示之當與諸同志二三子
觥籌交錯起舞稱觴公雖飲不一蕉葉胸中浩浩落落
念及滕閣徐亭有不佞弟在焉得毋詠遍插茱萸之句
睠注無已耶

漕撫蔡公壽序

國家自開創以來肇都于燕藉東南之粟以實京師而
漕地惟淮最重青徐汝潁江楚吳越之間襟喉于此軍
國安危實關天下故前代設重臣于淮非有綱紀四方
之才不足以綜事權而達常變而人心風俗之所在因
以主持氣運我蔡公魁吾三韓之名頌也 天子嘉公
鎮撫江右績最特拜總督董漕事撫其地公始下車未
暇先治漕也淮東東瀕大海方弗靖王師入閩沿淮以

拓戍邏公慮擾百姓夙夜行軍幕中督有司儲峙芻粟士馬飽騰揚民賴以安而公忘其瘁已而鑄貪墨汰冗胥弊羣吏飭法度未幾而江淮千萬戶歌舞于道一時耳目爲之廓清先是公爲憲副予適佐中樞相見京師公念瘡痍未起怒然以匡濟爲任其抵掌論天下事皆動關宗社生靈大計余心儀爲李伯紀張德遠之流及公撫江右余罷歸僑寓安宜聞公治理一一達諸江淮余懼忤鼓舞而歎曰此固曩者京師之言也從來爲政之大莫如察吏安民江右劔于百戰逋賦浮餉動以鉅萬計何堪千百虎狼磨牙吮血于青燐棘莽啼風嘯雨中乎公起而整頓飭吏外蠲賦救荒招亡興屯以至講

學右文舉鹿洞鵝湖澹臺滕閣諸蹟悉鳩工庀材而新之十三郡之內風俗爲之不丕變公若曰凡吾所爲皆以爲民耳民之患莫大乎漕年來猾蠹積弊相仍兼以海氛河決其法不得不變公以劉晏治唐之法條上封事而當宁慮紛更尼弗用乃公誠格天期月之間海波不驚河流如故轉輸不勞而濟豈獨公之才有以致之歟蓋人所知公者以才在經綸之迹而予所知公者以誠在心術之微彼有慨于經世者原無救民之實念不過託之空言究欺朝廷釀禍亂而莫之顧公潔已不取一錢正色而率物霜威之下萬類皆凜有繇然也雖然公持已以繩而接物寬和有古大臣之度余隸在編氓旅

泊以來不以疎逖間其問遺茲庇宇下追思曩時猶如
一日殆感恩而兼知己懿德之好又非所論矣是歲仲
冬爲公嶽降之辰余安能無言夫國之元氣在一二心
膺股肱之臣其精神鞏固山河嘗讀閱之詩曰三壽作
朋如岡如陵又曰壽胥與試明乎精神之壽國如此其
不爽也迨乎懲荆舒甸淮土至海邦彤矢策勛于寢廟
飛鴉變音于泮林誠之所極氣運因之吾將以周召之
業卜公于將來何醕爵之足云哉因拜手而爲之敘

賀葉星槎郡伯五十壽序

金陵星槎葉公守南州百度釐舉庶績咸熙以今丁未
秋七月躋五袞壽幼兒裕馳急足告子謀所以壽公者

惟言是徵以謂予知公之深能道公之素非如今之人
泛泛從門第位望臚列一二徽美兕觥交舄以爲愉快
已也予老矣抑何足以知公哉曩客淮陽當世祖皇
帝魁柄獨運之時聞公以名進士起家令華陰高第爲
郎持斧衣繡按兩浙埋輪破柱小大吏泥首奉法恐後
意公冰雪稜稜不可得而親疎也暨刺史南州予構一
椽在章水上公退之暇每過小園相與揚扝今古鑒賞
名畫法書微及于人情世態覺胸中浩浩落落獨于不
佞有聲氣之合兒子裕每一炙就爲之吐肝膽導誠悃
歡如平昔以孺子爲可教焉者嗟乎此豈可望之今之
人哉然公之處已居官予因得而竊論之矣公生長舊

京于遊治都郁之地獨好扃戶讀書折節友天下士即
今公署中蒔花插竹白版青簾羅列圖史比出而臨泣
也性方嚴不輕示人以涯涘設有當于公意又易直子
諒若忘其廉峻而出以婉篤大都風骨道整不隨俗遷
不爲物忤迹其心蓋以爲人臣出而圖吾君未嘗不可
以數著了而格于令甲不得昌言偉論與 天子宰相
可否是非亦惟是賦役獄訟期會簿牒聊爲此一邦人
請命拯救以無負十三郡之長身苦心縻爲一官效一
官之用豈與歲祿平進累階耽膺仕而獵榮名譽者等
所謂激之不清撓之不濁真有古大臣風以方長孺之
卧治平陽之醇酒兮暉之游詠殆兼其風采矣夫才固

世有之而恐涉于矜清固世有之而恐鄰于刻惠固世
有之而虞其迹于市何者非其真也公才則真才清則
真清惠則真惠陶淑于性情道德之微而成其光明磊
落之概彼厚貌深情者毋論即與人接握手而語縱橫
智如炙輶若左畫方而右畫圓及事至瞪目棘腕連踵
接軌安得通懷嚴執不失分寸一切潔白將之得意不
得意無所煩仰于上下如公者樹立風聲以爲臣極以
風有位以臻世道于治平哉禮五十曰服官政良二千
石入爲三公今 天子方倣漢宣之治以嘉與海內異
時黃閣玉除入參密勿公特舉而措之壽蒼赤以壽萬
世人壽之不若公自壽之之爲長也余聞之德爲壽徵

公敷歷中外秦人越人食其德而隆其報何限不腆南
州沐浴膏澤淪肌浹髓設施翕張都人士必有拜手颺
言歌九如而錫十賚者當與南浦西山共垂不刊余特
爲道公踐履之實所在蒙庥自爲令以至今無少易而
生平剛方正直則千百年如一日也余適歸里未得隨
豫章父老子弟後躋堂上觴姑采青原之芝郵金牛之
水寄語兒裕偕俚言而進之以竊附于蘭芷金石之交
爲有永言無文而近質公其艱然爲進一康爵乎

方廸菴郡丞壽序

往余不佞濫竽司馬門時今江州郡丞廸菴方公實攝
我邑事邑之士夫來都下者靡不交口誦公德政不置

蓋不三月而弊絕風清于審編丁糧之役尤爲永利余
心識之未幾公以執玉至望之而器度恢弘即而與語
見其洞朗警敏談天下事如指諸掌寧論一邑余益心
儀之已而公補官秦關睽隔久之昨歲始擢江州佐郡
長治郡焉江州爲上游一都會兵車往復舟航絡繹公
調劑悉中機宜不使爲民累其職掌則在屯糧蘆課一
切督輸及額當事才公借署上高不七日而御史臺行
部諸供具咄嗟而辦地方利病陳悉無遺當事益以此
才公公曰吾有吾職業在不爲攝也急謝去會予邑闕
令當事以不得人爲憂予輒舉公以對或可或否而御
史中丞臺知公獨深急欲畀公以下邑公適至會城遂

促之往不停晷公攜一僕襆被以行甫下車邑之士大夫曰是固嘗視吾邑獨能以文章節義為重者庠之士曰是固嘗折節下士興文教以惠我膠序者父老子弟曰是固嘗清丁糧寬法令愷悌慈祥以惠吾儕小民者通國企願實有同情而余不佞則尤有感于新故之交焉不腆文江俗原近古其士夫好語道德而矜名義其子弟循循惟謹恐墜家聲其民敬官長重犯科且兢兢以急公為事仕茲土者多以臺省銓司遷去相傳文江為樂郊焉曾幾何時而困于兵戈困于盜賊復困于旱澇民之逃亡者過半且民無田外之業而數畝硯瘠多屬斥鹵于是輸將不及額而數年之間為之令長者屢

坐累去胥吏得因緣為姦而當事者攢眉相語若以余邑為不可嚮邇者余反復不得其故以為邑猶是邑民猶是民也豈其俗頓利乎哉然亦何至是夫安得慈惠之吏明察之長一起而為吾邑白其事乃公至適學使者行部膠庠之士羣集郡城惴焉以未及輸納賈禍公力任稽察曲為保全使書生不罹于法固已感動士林旋取邑之賦額而釐覈之問奉旨之蠲荒幾何曰無有也問十六年旱災奉旨蠲幾何曰無有也又問歷年以來民之完欠幾何則諸經承戶胥各手一州籍如市帳簿漫無印信可攷公始慨然曰宜文江之賦逋負若此不幾寃吾民乎于是進耆老而詢疾苦繩諸姦胥以法

而蠲荒免災之令徧為招揭使咸知 天子嘉惠元元
之德意至首革耗羨定權量特立清冊自記登逋絕不
以假左右深山窮谷靡不持尺布斗粟易金以輸將恐
後不一月而解額幾以萬計嗟乎昔何以逋今何以登
昔何以敲朴追呼而不得今何以不事夏楚得之昔何
以伍伯卒旅絡繹邨落者不得今何以不下堂皇得之
嗟乎有治人無治法吉果難治哉昔人云何知其益以
嚮其利者為有德又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公之孚民
也蓋有當年之成事在而民食德有素宜趨事奉公之
不遑則公廉潔真誠蓋有以大信于吾邑豈視攝篆為
傳舍者可望其萬一乎茲孟夏之月為公初度辰士若

民喜復得公又恐不能久有公無可致其歡呼祝誦者
謀于邑學博羅君周君乃以其言屬之于不佞豈非以
公之來也原以余不佞之堅請而知公者莫予若乎然
予即有言又何有加于諸薦紳孝秀及父老子弟乎昔
魯侯見麥丘邑人而與之飲曰盍以叟壽祝寡人邑人
祝以主君善壽無羞學無惡下問而統歸之母得罪群
臣百姓魯人祝僖公昌熾岡陵而究之純嘏則曰宜大
夫庶士以兩公之為國君年德俱劭于今為烈要不能
遺百姓大夫庶士則今日公之為余邑也大夫庶士百
姓其所懽呼祝誦公者即公之所為壽無旣不佞即有
言又何以加乎於是兩學博皆曰善通邑之大夫庶士

石園全集卷第二十六
十
百姓皆曰善遂書之以為獻

壽張振九別駕序

恒山振九張公之倅吾吉也七載于茲矣自予不佞卜居章水其視鷺浦一衣帶然不數數歸亦于牧伯侯宰非公事未嘗數數見邇以城西一枝稍為補葺住郡日久其于牧伯侯宰之治行得耳而目之而深有意于公之為人為政也丁未菊月值公覽揆之辰吉人士沐公澤者思所以壽公而謬以侑爵之詞屬不佞予以為壽之有詞非古也壽之詞而類舉一切懿德嫩行薈蕞而歸之于一人尤非古也吉人士想亦以予非苟為同自非苟為諛者予何以知公哉予之知公蓋自大宗伯

玉立梁公始也公筮仕得予郡大宗伯語公曰吉州為文章節義邦地比鄒魯代產魁碩而謂予曩官陪卿儔邸舍望衡對宇歡情相接也君官其地近其人涖政勤民必有大副人望者嗟乎梁公何謬推予亦至此哉若爾則公久為梁公知梁公之取友端矣公佐郡職司漕庾而實無升斗煩公區畫頻年轉粟僅驅隸尺籍者銜尾抵淮上其事于督撫眎遲速為殿最過此皆退食公餘之日而吉不爾也吉自屢罹兵燹以來饑饉洊臻民疾耕不足以供惟正屬邑逋賦有積至巨萬無算者兩臺使藩臬諸大夫牒下往往屬公協徵東急則旦驅而之東西急則夕驅而之西日無寧晷而借公于余邑獨

多公清以持已嚴以御下先灼知地之肥瘠俗之良頑而勸懲誘掖胥史伍伯蝨賊其中者發姦摘隱罪無赦故所至謳唵滿路雞犬無驚向之所為負嶠瞋目之衆懷我好音而輸將恐後此非公之才誠兩合酌緩急而濟以恩威其能若是至往者攝篆豐陽也豐陽故不易治公自將精白洞悉利病簿書訟牒應手輒辦有不必如佗邑之別有誅求而賦足民安甘棠畏壘之思寧多讓乎敬賢禮士惟日孜孜至今恩江之上猶似以不能長有公為憾者且公興會標舉神情暇逸更以其隙種竹藝花治亭濬沼而又捐俸入庀材飭工大新署宅不以傳舍節其勞力少暇則進郡諸名碩孝秀講道論文肴核洗腆動至乙夜其實冰衙冷署驅馳靡寧七年無一粒一縷入勤勞明敏出以整暇固知公將來之所受遠且大也夫壽者受也人之福澤受于天與我之以福澤而為人受之者皆受也今觀諸邑所以受公之福澤如此而天之所以福澤畀公受也蓋引之彌長將與子吉螺山鷺水之高深共垂不朽哉予衰退遲暮向忝禁廷每相天下士未嘗輕妄許人公北產也博大沈鷲風會所鍾猶有君家曲江之遺風焉古所謂托大事寢大姦決大疑異日者巖廊推轂如富鄭呂許二公之由別駕召入大用非公其誰予不佞敢竊附人倫鑒然大宗伯梁公知人能得士先有以啟之也是為序

宋賡虞掌教七十壽序

郡博士宋君賡虞為余從祖姑之孫也宋為玉峽望族臨吉雖隔郡而實接壤余家距宋不一舍而遙為累世姻好因得詳其家世宋君之先公好學食貧里閭咸歸祭酒君八歲即鞠育于其祖母備極恩勤君不忘其祖母即不忘余家每相過從情義為篤髫年補弟子員旋餼黌宮為名下士聲著藝林已卯舉于鄉人以為大用可期乃屢上公車不第遂慨然曰青瑣吾故物何官不可自效而必南宮為乃俛就贛之信豐論在事十三年其造士有法興蘇湖之譽邑文運士風為之丕振遠近皆愛戴之凡所為新學宮飭祠宇及建文昌閣于城樓

之南不遺餘力且捐歲俸束脩以佐之縣誌學碑皆載其勞以為任久績著非膺民社則可晉國雍而循例量移吉學教授君安之泊如也且覺郡之視縣為優焉以予吉素號理學節義之邦君與士子講德問業視豐有加廬陵有延福鄉夙稱逋賦鄉故多庠士郡伯以君品行足以化誨檄令躬催科事君至寬嚴得宜不特附膠庠者奉法恐後民間亦且樂其撫字而爭相輸納遂幾幾如額是可謂施于有政矣今十一月為君七十初度其子壻學孟為家姪太宰之次孫以予知君之深微言為壽余惟師儒一官所以正身律物為多士表儀古者發政施令無非教也後世乃岐而二之于是治民之事

專屬有司課士之業獨歸掌教二者若不相關所用非所教所教非所用流弊至今甚且講課僅事虛文督責久弛教養苜蓿一席幾置之可有可無之列而居是官者亦遂頽然自放求其率厲化服卓然無媿于師表幾人哉抑思紫陽有云教授者以天子之命教其邦人者也使之潛心孔孟之書以求理義之要又攷諸編年資治之史以議事變之得失文藝之習則後焉而已宋君興學造士其諭信豐也無異胡安定胡持鐸三十餘年宋君亦歷十有三年之久及來掌教予吉也若范文正訓督學者皆有法度而才且通于簿書期會匪獨多士受其裁成且頑梗化為馴良是教也而政行乎其間矣

賈直清曰選官教導乃治化本源信哉從茲而膺民社則良有司也而晉國學則名雍師也外而人稱神父內而持節臨雍此君家叔陽之已事孰謂優于學者不能優于政施諸郡邑者不可措之天下哉以視今之博一第而服官無期徒深歲月之淹抑者不大逕庭耶詩曰壽考作人書曰能訓永年今君年始七十耳距伏生授經之日尚遠揆之憲老乞言之典天子將親為執爵執醕而辨明經義食稽古之報如桓五更則優游陶淑所以為國家培養人材貽子孫以清白之訓者方興未艾余與君誼屬肺腑年復相若願與約更十年而一祝尚當載筆者三宅日為耆英洛社之會隔嶺遙呼尊酒

石園全集卷第二十六
道故來往風流或有繪之為圖畫侈為美談者君得毋
輟然而加康爵乎學孟曰尊者之言善將書之以先酌
者

賀大廷尉來園弟五十壽序

今上龍飛之二年仲氏來園特膺宸簡拜大廷尉具公
輔重望乃縈懷兩世高堂疏請歸省旋報可人爭榮之
甲辰冬扁舟還楚溯潯陽而上以余齒屆七十使使持
書幣為文登之錦罽觴我于章江之濱所稱述先世文
介忠肅二大父質譜定序之繇及余生平出處進退之
故媿媿千餘言非同世情之為祝詞焉者余反覆讀之
實謝不敏因憶來園壬辰第南宮日兄弟訂交來園復

以余一日長而不但以兄事余者意誼良殷今十餘年
往矣此十餘年中仕隱未能盡同離合常變莫測其端
然心神迴環山川莫間若晨夕仍相晤言者懷卯君而
有風雨聯牀之思夢惠連而得春艸池塘之句古人豈
欺我哉來園亦以今歲陽月稱五十觴語云無言不酬
余老矣且媿不文安得如所以祝余者而為之言哉夫
世所艷稱惟是家世名位文章德業之焜耀古今全福
歸焉耳來園以忠憲為曾大父以文介為大父尊人中
翰公著聲鳳池數十年祖孫父子文章德業竝都顯膺
茲又起而振之此固無庸言也弱冠負不世才名長而
以古文詞馳驟中原其所著作且根極濂洛關閩發揚

其先世遺緒此又無庸言也至若對大廷讀中祕書出
叅兩大藩蒙特召畀以大廷尉嗣是秉鈞憲陟綸扉此
又其所有事也吾何以爲祝乎禮五十曰艾夫艾可以
年稱乎然有貴于年者未始不可以年稱也余竊觀世
家望族襲祖父之德澤能卓然自豎立以顯名于當世
而所不可必者年即能自必其年而不能必其親之年
與其親之親之年又或北山興歌陟岵爲懷勞臣任士
固有瞻望白雲陳情北闕而無可如何者安能自必初
度之日介觴于其親與其親之親者乎乃來園固已得
造物之獨厚備人倫之獨全母夫人春秋高矣太母夫
人春秋尤高體健神王陶然宴豫受子姓侍養之安爲
之子若孫者以九列重臣銜命沐澣綵衣拜舞于兩世
太夫人之前遞珈第而累進之其始也兩世高堂含飴
和熊以傳先世家法所爲教之以移忠者旣得效之于
朝今也持其所受于上者歸以爲兩世高堂娛出顯親
教入彰君賜豈非人道之極致臣子之大願夫而後五
十乃足以貴君子之年矣雖然人生百年而五十其半
古聖賢獨惓惓于茲若宣尼氏學易欲假數年蘧伯玉
行年而知其非大舜終身慕親必始之五十則五十者
正吾人攷德問業之候而忠臣孝子之所以事其君親
者恒必由之今來園旣愜兩世之慕而學術聞望顯然
與天下共見真可無媿于伯玉乃所願則學孔子由是

位與年俱進兩太夫人之年亦與俱進其福報寧有量乎余叨兄弟行所以視母夫人猶吾母視太母夫人猶太母也且兩子皆為叔氏所提誨執經有年迥異尋常之為兄弟叔姪者余思棹一葉登堂拜母拜太母與廷尉弟洗盞更酌盡家庭歡而後躡蹤黃鶴晴川遊赤壁上匡廬最高峰浮彭蠡而返猥以事會不果遙望方城漢水間吾姪仁熟率其子婦舉觴而上之廷尉廷尉不受上其觴于母夫人母夫人不受上其觴于太母夫人太母夫人必飲滿一觴遞及于母夫人而後來園始舉酒告之忠憲公而下受家庭親知之爵無算江楚盈盈同增西平奕葉之光余將載筆記于家乘詔來茲焉因

書而函致千里以張之筵次

壽汪宜人七十序

余與內子遠山氏結褵已卯之冬也外父母素慎選壻而歸余乃稱快誠天作其合哉一見相許則自母汪宜人始今三十年矣內子生而敏慧讀書曉大義從余于仕路升沈風雨晦明間不知幾歷患難茲得偕隱章門長子孫于水邊林下唱隨賡謔余自以閨閣中有良友然何一不本于母訓乎母為名家女父衛世職也舉二女而母稱長絕所憐愛斷絃終身不續凡以為其女也亦豪傑士哉母十九來歸遜陵先生奩頗饒翁授奉國中尉母封宜人宗例也時舅姑在堂祖姑太夫人春秋

且高子息繁麗母持身嚴而有度操家勤儉周旋于兩世高堂洗腆問視悉準儀則自祖姑太夫人而下靡不嘖嘖賢之翁兄弟十人行居三稱白眉博極羣書善臨池樂與賢士大夫遊復以其餘工岐黃術濟人索書問醫戶外之屨常滿酒漿肴核母躬親調擊如其人以付無少違怠日延外傳以課兒夜則篝燈繡績以課諸女翁宅衷仁厚常緩急友人人不償不問或代人償所逋舉向者母之奩資而盡空之家漸落母亦無怨懟色比丁國變避亂山鄉不幸翁下世母稱未亡人笄笄孀居余與內子迎之八寶寓舍已余再起中樞入都門及請急還里卜會省咸奉母與俱邇一城雖隔無三日不相

見又十餘年于是母稱七十矣母性綜覈年彌高體彌健視聽聰明室中事拮据操作不肯以屬卑幼一如疇昔此豈非壽徵哉今仲春三日為設悅之辰母若微有不甚懌于衷者余曰母之所為未都其全者獨翁不獲舉齊眉之案耳若夫陵谷滄桑銀潢機石歎此儻而不芑葛藟者亦何可數計母登上壽有丈夫子二長卓爾介特自守潛心竺乾之學飄飄有凌雲霄薄塵世之想季次和樂易秀拔好學能詩兼擅丹青將以筆墨傳且舉子矣女三皆適名門而內子尤事母惟謹侍晨昏以奉菽水歲時無闕不以累二弟而貽母憂皆人倫樂事試撫仰今昔母亦何意有今日哉雖然母蓋有隱德焉

右園全集卷第二十一
當世職公病且濱危母告天請代引刃刺股鬻羹以進
一七而公疾愈及翁病羹股而療亦如之嗟乎母以一
婦人女子爲父與夫子不惜忍痛苦者再以濟其生此
鬚眉男子所未易能者夫能爲父與夫子誠感格天而
益其算則天之所以篤祐孝女義婦以錫其無疆之算
固有斷斷不爽者母從此而耄而耄而期頤閱十年而
一致祝余且三載筆以從母固已百歲矣

熊母朱夫人五十壽序

今上龍飛五年仲春朔之二日爲少宰兼中樞雪翁熊
老先生朱夫人五十初度凡與先生遊及爲公子芋僧
春卿同學知交者奉觴拜堂下海內名賢鉅公咸郵詞

數千里致祝鄉邦嘖嘖稱盛事讀龔司寇之序言洋洋
纒纒已無餘蘊乃徐子元定熊子漁濱兩進士暨諸同
人意未已也更徵于不佞不佞豈知言者哉母亦以附
先生道義肺腑之交數十年如一日夫人懿行淑德知
之必悉其敢辭會伏枕浹月怛怛中夜因思生平心知
如先生者指不再屈雖出處略同亦何敢望先生哉先
生文章德業彪炳魁特進退有古大臣風身名俱泰天
下仰焉不佞則屢櫻坎坷棲遲旅食退而老于章水之
上猶岌岌不能安其飲啜視先生何啻霄壤惟是廻旋
于交戟銓樞之間追隨于順逆平陂之際滄海橫流患
難相依孰如吾兩人即今卜築江城亦先生綢繆夙好

折簡招邀每一過從俯仰今昔歷歷目前其悲喜交集
有非它人可得聞而知者兩家子弟義均昆友交臂而
砥文行而內子于諸夫人宜若妯娌或快平生之企慕
見則共懽或同燕邸之艱虞久而彌篤夫人則尤奉為
姑母行素所表式者蓋同是潢裔也往江鄉當价藩盛
時賢者類能讀書明理飭躬教家其女子資秉多異兢
兢聞訓于名媛賢母之前言往行靡不幼而習之士大
夫皆欲得以為婦稱內助焉自夫人之歸于先生也溫
恭為儀柔嘉選則孝以事太公太夫人和以睦娣姒勤
以操家政仁御臧獲施周三黨門以內融融靄靄靡不
歸美夫人劉中壘所稱賢仁明智寧有一不具哉然余

所聞最難能者先生初令汝陰時戎馬生郊夫人以數
月新婦與葉夫人同心共矢激凜大義俾先生躬冒矢
石毫無內顧全危城于寇孽披猖之日及先生擢天官
尚書郎游陟九列中間遘鉤黨歎銅駝欽欽歷落嗣膺
新朝非常之遇一召再召出入鈞衡樞機聲振巖廊夫
人專居靜好履常變如一轍此其難也夫人初得芋僧
葉夫人亦旋得春卿飲食教誨曾無二視兩公子若忘
其為誰母出人亦不知為誰母出者長而才名鵲起復
見元季酉之役芋僧雋春卿收而復抑報至夫人不以
芋僧之登賢書為喜而以春卿弗獲同捷為怏怏此豈
弁幃之識量所能及乎又其難也至于都顯融而席繁

祉不知幾經辛勤以有今日在恒情談笑享富貴之奉
不爲侈也夫人盡謝鉛華皈心竺乾之業終年坐卧一
小樓長齋誦佛木魚音殷殷戶外昔賢云清淨無爲之
教未嘗不可通于夫婦母子間有以凝祥而致庥此尤
非其最難者哉然余于此竊有感也銀漢晝涸金繩宵
冷歎芳艸而愴梁燕獨存緯恤機石于閔閱縞綦中若
夫人暨太虛宗伯夫人與余內子而三焉內子隨余于
風雨晦明二十餘載攜手同歸杜門課子之暇間相倡
和慰我岑寂太虛夫人怡情絲竹選伎徵詞爲宗伯期
頤之娛而撫其孫以文名著然僅同廡下之春偕鹿門
之隱若夫人五十始壽耳懸悅舞綵之辰適與中朝卜
相司馬之蒲車相值芋僧轉瞬冠南宮馳聲天祿石渠
春卿且拜命京朝夫人重綸疊錫受人天之福報引日
月而俱長又豈余內子與宗伯夫人所能幾乎余久疴
初起手腕弗靈勉操觚以應諸君子之請質諸先生不
知稍有當于夫人爲加一康爵否乎

壽叔祖母方夫人六十序

洪範箕疇以身之康強子孫之逢吉而歸其壽爲五福
之先則壽者古聖賢所至重而富貴福澤其次焉者矣
嘗俯仰身世于家族之先哲懿行靡不思揚扞而論列
之以備攷鏡然運際陽九世當板蕩其所以樹不朽之
名節亘萬古而爲烈即極坎壈悲慘固與洪範所謂康

強吉壽者無以異何也不朽之名節天實慎以與人更重于康強吉壽而若相湏有成者斷斷如也我叔祖忠肅公之得從文文山先生遊也銘同衣帶事耀丹青無俟家之人爲之鋪揚贊述獨余不肖所慨然于中者我谷村自唐宋以來其間文章理學科名德業後先輝映代不乏人而千百年來爲忠者二爲孝者二歲時胎饜必出而專東西序之席誠重之也乃至忠肅公成仁取義爲都其大全我李之家聲益振則亦安在坎壈悲慘者之不可爲哉公今千古矣爲公之後者難矣捐妻子于度外而綱常之重任獨肩置身家于浮雲而嗣息之成立莫問則惟是閭以內有叔祖母周太夫人主之郭夫人與今方夫人佐之而後公之盛業隆于生前令名垂于身後閱數十年如一日焉今周太夫人與郭夫人後先即世歸然靈光者惟方夫人在耳其節愈著其事愈完其聲稱無間于宗族鄉黨則夫人之節豈不與忠肅竝垂天壤哉記自辛酉夫人之歸公也端靜明敏家之人賢之即太封公太封夫人亦賢之及公長子以殉弟難變生不測而兩夫人之心滋感矣一撫孤孫一秉家政而公之撫津門樞留都則獨以夫人隨事多內助識操遠慮公素見忌羣小履巖疆而當倥偬危機未卸即迎養太公備極孝敬至今家族猶嘖嘖焉及癸未公見時事傷心訣家登朝從容以殉國難了生平忠孝之

願而無纖毫兒女子內顧之憂雖隔數千里不謂聞以
內有以成之不可也今菊月之十有三日為夫人六十
初度之辰夫人有丈夫子二且抱孫矣跪而上夫人之
觴凡為公之子若孫若曾孫亦相率而上夫人之觴芝
蘭相映詩禮穆如為閭里盛事美譚豈非松柏以後凋
乃貴而箕疇以壽考為先哉家之父老子弟奉盤匱致
兕觥謂不肖當有言也余惟家庭之言宜質而有徵爰
略其小而著其大舉其一以概其全夫亦曰壽莫壽于
名節天所慎畀者夫人業已有之其康強逢吉固不待
言矣嗟乎為人臣與為人婦道曷有異哉昔史蒞謂軒
帝曰周天氣者六期為備備者倍也夫人身際倍年矣
從此寢昌寢熾永忠肅之福澤而觀奕世之顯庸方興
其未艾焉以此而先酌者夫人必將曰老婦茹荼食辛
長齋繡佛二十餘年何知有今日哉亦惟是拜先忠肅
之賜以得此於家庭尊幼也當陶陶然為醕一觴耳

壽叔祖母歐陽夫人六十序

我李氏聚族而處谷村也蓋自唐至今千百餘年科名
相望其間或以忠孝或以理學或以事功文章著然未
有不由其先世積行仁義德聞孚閭黨而能昌大其子
若孫者歷稽家乘及耳目所聞見斷斷不爽故一切科
名兢兢于父母訓迪惟謹父母亦因之以顯而得之天
者綦厚今孝廉簡在叔之母孺人其一也母為歐陽文

忠公之裔其尊人藏文忠告身一通每出示家之內外則母得聞于晝荻課書之風有素矣十五來歸叔之先公時雙白在堂以一新婦洗腆溫清上事晨昏下撫兩幼弟無少失兩尊人歡人爭賢之時復脫簪珥佐夫子讀書治賓客睦家族靡不于十指是辦其先公因得以肆力于學而馳聲膠庠者母之以也不幸鄉邦變亂公及于難母稱未亡人幾欲相從地下而弗克遂以有今孝廉在耳茹荼忍苦流離轉徙于兵荒間且家計中落公私交困母子熒熒相依爲命嗣是叔娶于羅有室爲文恭先生曾孫女賢猶姑也母始色喜叔乃漸無內顧憂擔簦負笈走虔之雩水教授生徒春往冬歸者數年

借脩脯以供菽水餘爲先公完公私夙逋彼都人士如易去浮梅子鶴諸名孝廉咸嘖嘖誦其文行不置余以丙申還自安宜蓋不抵舍已十有七年矣見城郭人民日非而余家風流餘韻猶有存者乃取當年文會特爲興起于宗族之治舉子業者集而課之類彬彬然不失古學而予猶心折姪孫子和及叔簡在之文殆一息千里者也歲丁酉叔果同子和舉于鄉咸以予鑒裁不謬爭爲母氏賀曰子貴矣母若不爲意者捷音至猶率子婦老婢操作春紉不輟叔歸拜母母誠以謙和真誠勿怠荒勿有逸志叔朝夕乾惕不少懈自歌鹿鳴至今十年來植躬砥行蕭然寒素守先人之敝廬不加增飾咿

吾之聲依然與機杼相應遇族公事輒力任不辭有不
若于訓者一言出爭相敬憚則知叔之所為得力于母
教者不既多歟嘗歎世之為婦女者閨壺之外下無權
酒漿絲枲之外上無權優游而共福綏已耳一曙不天
四顧無處況當拂鬱荒亂之際能振衰起敝光閎閱而
提家福則母之所為代父課子以成其名固難又歎士
人居常矯然自命非不曰苟富貴毋相忘今日未嘗不
欲刻勵以副初志或以甘旨未具為室中謫拂堂上人
指因布素而紈綺由蔬食而梁肉為之子者雖欲安其
淡素之常不可得則母之所為慈和儉約以成其子為
賢子更難母以今年菊月壽躋六十七箸加健含飴可

娛族衆父老子弟菴鞞醕餽以致兕觥之祝謂不肖宜
有言蓋以知叔之深而并能因叔以知母者莫予若也
予則謂家庭無庸文也亦惟是質言之夫以吾家風俗
之舊如蘇子瞻所謂近古者有二其士大夫貴經術而
重氏族其民尊吏畏法勤耕織而鮮商賈茲起視人心
風俗或有不若于古者竊鯁鯁焉慮之母特一女子耳
閱歷常變自壯至老唯是慈與儉與不敢為天下先守
我柱下之言純靜專一其悠久固宜且夫壽者受也天
之道每視其受以為授叔之母子取于天者嗇則天之
報者豐矣今日為名孝廉也者母宅日為名卿大夫也
者母母之壽考無涯叔之顯融亦無涯而余惟惓惓家

石園全集卷第二十六
世稱說不厭者以見吾家科名原本先德因以正告夫
家之爲父母者之所以成其子與子之所以善承其父
母者類宜若是則不盡在區區富貴中論福澤庶幾我
李之家聲振振相維于有永余之願也夫

石園全集卷第二十六

